



血染白云伤千秋

——1939年侵华日军血洗崂山白云洞考述

孙守源



▲照片背面的文字证实：白云洞惨案发生在1939年5月20日（农历己卯年四月初二）。

◀1939年5月，日军扫荡崂山前一天在青岛铁路中学合影。（作者收藏）

崂山白云洞惨案，是1939年侵华日军对青岛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。由于案发时白云洞道士和义工被斩尽杀绝，当地百姓又不在现场，导致青岛地方史志至今对惨案发生的时间、经过、蒙难人数及其身份言之模糊，说法不一，使当年震惊胶东半岛的国殇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。

多年前，笔者从日本竟拍到一些与惨案相关的照片和资料，又从台湾朋友处获得当年崂山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回忆录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笔者登临白云洞道观遗址考察，数次深入人迹罕至的山林搜寻墓地碑碣，采访周边年长的村民，听取他们讲述来自先辈的忆述，打捞出87年前被岁月湮没的记忆，纪实白云洞惨案之始末，以缅怀先烈，铭记国耻。

人间仙观

著名道观白云洞，始建于唐代天宝年间，高耸在崂山东麓龙嘴（又名雕龙嘴，今属崂山区王哥庄街道办）村西大仙山之巅，海拔约400米，依附于四块巨石构成的天然石洞，傍山临海，白云缭绕，故名。

明末清初，道人田白云辟洞而居，参玄悟道，供奉玉皇神像，把白云洞创建为全真教金山派庙宇。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2月15日，道人王生本、赵体顺、李性元对其重修，建造白云洞大门，使道观日趋完善。

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10月，日照县翰林尹琳基（字琅若）来此参拜修炼，得到道长刘自旭及其徒弟牟然行、姜然宏盛情款待，撰《白云洞观海市记》，并题写“白云洞”匾额，镌于洞门之上，使其声名远播，香火旺盛。



■1938年9月河野悦次郎《状况报告》及“治安状况要图”。（作者收藏）

河野悦次郎在其“极密”报告中绘制了一张“治安状况要图”，他把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北海银行创始人郑耀南、张玉田和即墨、崂山抗日游击队领导人的名字，均用红笔圈成“抗日匪”，准备围剿。

1939年1月16日，河野派日本人伊达顺之助（中文名张宗援），纠集“归顺匪”刘桂堂、张步云部直扑掖县城（今莱州市），抓捕为北海银行办过业务的工作人员及抗日军属40多人，在北海银行四合院里审讯后全部杀死；查封承办北海币印刷业务的掖县同裕堂印刷局、重华印刷所时，当场将其留守职员董鸿翥、吕福祥用军刀杀害。然后，对撤到黄县的北海银行职员继续追剿，一直追杀到招远、蓬莱。

与此同时，特务长河野在农历除夕（1939年2月18日），派安藤部队偷袭驻扎在崂山华严寺的抗日游击队营部。华严寺原名华严庵，是著名的佛教庙宇，四进禅院依山而建，因游击队事先获得情报，日军空手而回。

4月20日，日本特务机关长派岛村部队封锁崂山，围剿抗日武装。隋永谓（即墨人，国立山东大学肄业）率领鲁东保安第一团在返岭后据险伏击，虏获步枪十余支，机枪一挺，日军狼狈逃窜。第二天，日军飞机对游击队经常出入的返岭庄、王哥庄等山外诸村报复性轰炸。

经此一战，隋永谓游击队弹药告罄，给养无着，他把重伤员掩藏在农户和寺庙内，便于5月7日乘夜大雨，冲出日军包围圈，撤至海阳县境，让白云洞枪械修造所长隋子玉带着数十名队员留守崂山。

5月19日，岛村率领集结在青岛胶济铁路中学的日军，趁机对崂山再次“扫荡”。当天，他们抓到一名游击队重伤员，绑在华严寺大树上拷打，逼他说出“山北边狗头石住着游击队，白云洞是枪械所”。

白云洞在华严寺西北隅的山顶上。第二天一早，日军来到白云洞脚下渔村雕龙嘴，在雕龙矶上架起机枪和迫击炮，向南山坡上的黄泥崖发炮射击。岛村派一队士兵跨过小桥，从南侧搜捕黄泥崖游击队，并向白云洞迂回包抄，自己率领其他日军扑向白云洞。

雕龙嘴距白云洞有十几里陡峭的山路，此时白云洞晨钟声声，道长正在为王哥庄不久前被日本飞机炸死的亡灵超度，祈福攘灾。

道长邹全阳是荣城人，清刚毅，民国初年进白云洞入道，精研武学、医术和道韵，心怀慈悲，恭敬万物。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，他目睹了日军从仰口湾登陆攻占青岛，沿途烧杀掳掠、蹂躏妇女的暴行；1938年，日军再次在崂山登陆，亲见山河失色，生灵涂炭。此时，其先师董然春和师父李是庆于1936年先后羽化，他带领道徒支持爱国志士聚于崂山武装抗日，允许惜福镇隋子玉在白云洞设立枪械修造所。

1939年4月21日，日军轰炸崂山，王哥庄被毁尤甚，死伤惨重。邹道长听说后带着徒弟下山，在即墨城募化衣服上百件、粮食近千元，亲自送到该村救赈。当他看到众多村民房屋被毁，无家可归，便于5月18日返回道观，准备将

山中林木运下，帮助他们修筑家园。两天后的清晨，山下突然传来日军枪炮声，隋子玉与枪械所成员迅速掩藏了重要器物后撤离，邹道长镇定自若，让道徒各就其位，继续日常法事。

日军端着刺刀冲进白云洞东向的石门，对着从厨房闻声而出的伙夫隋道有和帮工大声喝问，两人横眉冷对，一言不发。岛村踏着青龙阁下的石阶来到白云洞前，双手拄着军刀凶狠地向邹道长发问。

邹道长身着道袍，手执法器，指责日军侵犯道教圣地，让他们马上退出道院。岛村置若罔闻，一把拉过依在道长身边的道童王福子，把军刀架在他脖子上，逼问游击队枪械所藏在何处？道童还不到14岁，惊恐地看着师父，闭口不语。

此时，日军从洞西水井间搜出制造枪械的锯床和熔铁炉等器物，岛村听后把军刀狠狠向下一抹，王福子的人头滚落地上，一股鲜血从脖颈直喷而上。邹道长两手捧起小道童头颅，怒斥岛村丧尽天良，天地不容！恼羞成怒的岛村双手举起军刀，把道长拦腰劈成两半，顿时血肉四溅，惨不忍睹。

随后，日军把做饭的伙夫和帮工用刺刀捅死，又把三清洞里拒不出洞的三名道士乱刀刺杀。至此，白云洞道士史是祥、邹全阳、高全朋、刘真养、王福子和伙夫隋道有及邹道长收留的难民（帮工）赵玉林惨遭杀害。刽子手们掠走道观一尊高5寸重85两的纯金神像、五尊古香炉和刘墉、郑板桥、翟云升、匡源、尹琳基、曹鸿勋、陆润庠、康有为、王垿、刘廷琛的字画及其他贵重财物；纵火烧毁庙宇建筑，把千年庙宇化为丘墟。日军下山回到雕龙嘴，看到村民早已逃散，认定该村支持白云洞“抗日匪”，把全村房屋付之一炬。

日军撤走后，附近村民纷纷赶到白云洞，看到平日为他们祈福避灾、布道施舍的道士们横七竖八地躺在血泊中，悲痛万分，泣不成声。即墨坊子街时年29岁的周至元与邹道长知交多年，悲愤中哀歌当哭：

“庐结三千仞，苦修四十年。讵知红羊劫，竟到白云巅！”

碧海衣襟赤，白云血染红。千秋伤过客，古洞月明中。”

现年97岁的原黄泥崖村民姚清顺说：“俺村在华阳寺北边的山坡上，当时只有5户人家，被日本鬼子当成狗头石村，遭到炮轰。鬼子进村没搜到游击队，就家家点上火后，去了白云洞，把庙里的人都杀了。我当时十岁，跟着大人上去，看到道士们的血都淌到白云洞外的台阶上了。只有外号叫‘行天眼’的道士还活着，他当时正在洞后管理菜地，看到日本兵上来，从山后小路跑了。”

这位侥幸逃离的道士叫王真朴（又名王真吾），安丘人，他与师兄匡真觉同拜王全启为师父，因眼有残疾，山下孩子给他起外号“行天眼”。傍晚时分，他回到白云洞，看到惨况痛不欲生，忍泪把师父、师兄弟的尸骨葬于洞南的山地里。太清宫、明道观的道长和在明霞洞修行的匡常修（匡真觉的侄子，后为太清宫住持）闻讯赶来，齐举王真朴担任洞主，而他坚辞不就，感叹道：“今国亡、师死、亲殁，吾安归遁矣。”

5天后，王真朴趁夜深人静下山来到雕龙矶，传说他是仙客雕龙处，这里距2000多年前五百壮士蹈海而死的田横岛不远。王道士脱下衣冠向白云洞跪拜后，毅然投海追随师父去了，表达了他对日寇不共戴天之仇恨。“酬罢亲恩已轻，更将一死报先生。同心尚有田横客，夜夜寒涛伴月明。”学者周至元的哀悼诗，说出人们对王道士慷慨赴死的敬畏和感动。崂山民众与道观寺的出家人同仇敌忾，纷纷参加抗日队伍，共赴国难。

昭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，是中国农历己卯年（1939）三月二十九日；第二天即四月初一，日军出发讨伐崂山；再一天即四月初二，日军洗劫了白云洞。照片背面的文字证实：白云洞惨案发生在1939年5月20日，即农历四月初二，而不是《即墨县志》中的“农历三月十五日”。

青岛胶济铁路中学（简称青岛铁路中学，今青岛第六中学）创建于1925年，1931年迁址四方机厂对面的小腹山之阳，占地400多亩，是青岛占地面积最大、教学设施最齐全的著名中学。1938年日军侵占青岛后，这里成为日本兵营，屡次偷袭和围剿崂山抗日武装的日军，都是从这里秘密出发的。

笔者持照片两次到青岛铁路中学调查，证实日军出发前的合影地点是在该校第一教学楼前。照片中共有105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官兵，

崂山白云洞道观遗址（作者摄于2025年秋）

血溅云洞

1938年1月10日拂晓，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崂山山东头登陆，第二次侵占青岛。青岛周边的共产党人与爱国志士纷纷组建抗日武装，打击侵略者，守卫家园。

1938年3月17日，日军大佐河野悦次郎来

占据青市，义军聚山中以相抗。民国二十八年日军……登白云洞，搜得制械之器，爇其庐，戕杀道士四名，巡山二工人亦蒙难焉。”

再是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，崂山游击队领导人、青岛市市长李先良在《抗战在青岛》中忆述：“白云洞在抗战初期，我游击队常在此处制造枪械，后来为敌人察觉，于（民国）二十八年三月扫荡崂山的时候，包围搜索，翻出锨铲及其他制械工具，敌人即把殿宇一齐放火焚毁，并残杀道士六人、伙夫二人，使这个白云洞也涂上血迹。”

由于释仁济和李先良当时没有亲临惨案现场，都是事后听别人所说，所以对白云洞蒙难人数及其身份记得不准，多有差错。

雕龙嘴村民于光廷今年73岁，自小听父亲和村里老人说“日本兵杀了白云洞5个道士、1个伙夫和1个佃户，他们不怕死，个个都是好样的”。于先生告诉笔者：“俺村与白云洞为邻，平时老人孩子有个病灾，都上山求道士救治，同道士们比较熟悉。那天，青岛来的日本兵抓了姓朱的村民带路，他50多岁了，不愿意去，走到滑流口假装肚子疼，就没再带路上去。日本兵在白云洞烧杀后，我父亲随大人上了白云洞，看见被杀的道士个个怒瞪双眼，死不瞑目。有4人死在道院里，做饭的胖伙夫和逃难来的义工赵玉林，被刺破的肠子满地都是，两人疼得手指头插进地里很深；另外3个道士死在道院外的三清洞里，他仨至死也不出洞，村民后来逢年过节都来祭奠纪念。”

随后，日军把做饭的伙夫和帮工用刺刀捅死，又把三清洞里拒不出洞的三名道士乱刀刺杀。至此，白云洞道士史是祥、邹全阳、高全朋、刘真养、王福子和伙夫隋道有及邹道长收留的难民（帮工）赵玉林惨遭杀害。刽子手们掠走道观一尊高5寸重85两的纯金神像、五尊古香炉和刘墉、郑板桥、翟云升、匡源、尹琳基、曹鸿勋、陆润庠、康有为、王垿、刘廷琛的字画及其他贵重财物；纵火烧毁庙宇建筑，把千年庙宇化为丘墟。日军下山回到雕龙嘴，看到村民早已逃散，认定该村支持白云洞“抗日匪”，把全村房屋付之一炬。

日军撤走后，附近村民纷纷赶到白云洞，看到平日为他们祈福避灾、布道施舍的道士们横七竖八地躺在血泊中，悲痛万分，泣不成声。即墨坊子街时年29岁的周至元与邹道长知交多年，悲愤中哀歌当哭：

“庐结三千仞，苦修四十年。讵知红羊劫，竟到白云巅！”

碧海衣襟赤，白云血染红。千秋伤过客，古洞月明中。”

至于白云洞惨案发生的确切时间，当时释仁济、李先良及周至元等人的文章均无详细记述，现在当地人也都不记得了，这让地方史志人员束手无策。1990年出版的《崂山县志》，因缺乏调研和相关证据，写成“1939年农历三月十五日，日寇侵入白云洞，杀道士4人及雇工2人”。此说一出，颇遭质疑。当地人说，那些天没有月亮，晚上黑的不敢出门，肯定不是农历十五日前后。为此，2002年编纂出版《崂山简志》时，干脆对白云洞惨案只字不提，以免再引争议。

笔者关注此案多年，2005年偶然在日本竞拍到一张当年日军围剿崂山出发前的合影，竟然解决了这个一直困扰青岛史志工作者的难题。该照片的主人小山岩，在照片背面书写了两段日文，译为中文是：“昭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，崂山附近讨伐战出发前一日写真合影。于青岛胶济铁路中学；第二列右起第十位小山岩，初上阵。”

昭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，是中国农历己卯年（1939）三月二十九日；第二天即四月初一，日军出发讨伐崂山；再一天即四月初二，日军洗劫了白云洞。照片背面的文字证实：白云洞惨案发生在1939年5月20日，即农历四月初二，而不是《即墨县志》中的“农历三月十五日”。

青岛胶济铁路中学（简称青岛铁路中学，今青岛第六中学）创建于1925年，1931年迁址四方机厂对面的小腹山之阳，占地400多亩，是青岛占地面积最大、教学设施最齐全的著名中学。1938年日军侵占青岛后，这里成为日本兵营，屡次偷袭和围剿崂山抗日武装的日军，都是从这里秘密出发的。

昭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，是中国农历己卯年（1939）三月二十九日；第二天即四月初一，日军出发讨伐崂山；再一天即四月初二，日军洗劫了白云洞。照片背面的文字证实：白云洞惨案发生在1939年5月20日，即农历四月初二，而不是《即墨县志》中的“农历三月十五日”。

青岛胶济铁路中学（简称青岛铁路中学，今青岛第六中学）创建于1925年，1931年迁址四方机厂对面的小腹山之阳，占地400多亩，是青岛占地面积最大、教学设施最齐全的著名中学。1938年日军侵占青岛后，这里成为日本兵营，屡次偷袭和围剿崂山抗日武装的日军，都是从这里秘密出发的。

昭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，是中国农历己卯年（1939）三月二十九日；第二天即四月初一，日军出发讨伐崂山；再一天即四月初二，日军洗劫了白云洞。照片背面的文字证实：白云洞惨案发生在1939年5月20日，即农历四月初二，而不是《即墨县志》中的“农历三月十五日”。

昭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，是中国农历